父亲母亲

爱向何处释放

文 / 晓 地

秋雨绵绵，心中思念已离去父母亲的情思,也像这窗外的雨丝,绵延不断。

与父母亲相伴了几十年，特别是最后的几年,现在回想起来,似乎都是些日常生活的小事，而就在这些小事中，却折射出我们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测试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那是在父亲已近90岁的那年,有一天,我发现他们的大门上,贴着三个从大日历本上剪下来的红色数字,标明几零几室的门号。数字剪得很不平整,三个字也高低不平,看了很不美观。进去时,父亲正在睡觉,母亲说侬阿爹为剪这几个字,费了好长时间,剪坏了一个,就要等符合字号的周日。我随口说难看死了。母亲也不语,只是笑笑。

后来有一次，我在一家金属工艺品门市部看到有很漂亮的铜质门号数字,而且贴上就行,就给父母家买了一副。拿回去交给父亲后,他看了看,也没让我贴,随手扔在了抽斗里。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陪他外出,在路过一条白线时，他高高地抬起了脚,我忙对他说,这儿是一条线,台阶还在前面。父亲说我看不清了,还以为是台阶呢!

这时我猛然醒悟,他这时的视力,或许已看不清我买给他的铜质门号数字了。他以为别人也会看不清,就在门上贴上了大大的红色日历字号。翌日,我问父亲视力的事,要陪他去医院看。他摇摇头,淡然地说,不用了,不要紧的。后来我每天进出父母家,看到这红色日历字号,再也不感到难看了。

还有件事,我也印象很深。每当天气转暖的时候,总会碰上好几次。有一次,外面已春暖花开,我们都已穿上春装。这天温度有些高,我去父母亲家。推门进去，看到父母亲都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静静地坐在藤椅上。

进门后，看到他们的穿着还在冬天里,我怕捂出事来,就惊呼道,天介热,你们还穿这么多,快脱掉、脱掉!父母亲笑着说,我们不热的,真不热。我脱掉父亲的外套,转身要给母亲去脱,母亲却不肯让我脱。那边,父亲把我脱掉的羽绒衣又穿上了。

第二天，我请教我的一位老年病专家朋友,她告诉我,高龄老人对外界气温的感知度不太敏感，特别在季节转换时,环境温度尚未真正升高,他们静坐在室内，衣服的换季往往要比常人慢一拍。这时如果脱得太早,他们反而会不舒服。我这才恍然。

一天下班回来,去父母家,看到父母家所有的电器开关板上，每只开关旁都贴着伤筋止痛膏，上面写着不同灯的名称。我看到后就问父亲,这写字的膏药贴着干什么?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开灯时能看得更清楚。

我听后一愣，父亲又带着乞求的口吻说,有时搞不清,会弄错。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望着父亲削瘦衰老的脸,心里有些伤感。

没过多久，父亲被查出了失智障碍症。我这才明白,他贴在电器开关上的伤筋膏药，就是他与慢慢剥夺他记忆魔鬼顽强斗争的武器呀!但就在他孤独地与病魔作着绝望的争斗时,我们虽站在他的身后，却看不到病魔的凶残与战斗的激烈。事后,我多次为自己对此事没一丝察觉而万分内疚。

我们的父母亲是幸运的，他们在众多儿女的护送下，踏上了去天国的路途。但我有时总在思考,父母亲老了以后,我们对他们的生理、心理等发生的深层变化,究竟知晓多少,或许我们仅仅只看到了他们身体的表象。

作为儿女,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孝顺,我们能负起应负的责任,我们也愿意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但如果你对父母的许多变化不甚了解,那你对他们的爱,又向何处释放呢?

青花瓷里游来的鱼（中国画） 寇宗鄂（78岁）作

快人快语

换一种活法

文 / 朱正安

如今老年人玩微信成了一大时尚,不过说来说去主要的也就那三碗豆腐,豆腐三碗:一是什么食物会致癌、哪些吃法防“三高”、怎么可保健康长寿;二是什么都是浮云,老窝老底老伴老友最可靠;三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辛辛苦苦大半世,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有些段子诙谐风趣,如“活着就是胜利,喘气就是效益”、“父母的钱是大家的,子女的钱是自己的”等,但细细品味,骨子里透出一股凉气,其悲观之态一目了然。

我不是危言耸听。成天讨论养生之法,为健康长寿殚精竭虑,本是惶惶不可终日之心态的表露。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跳出这种悲凉悲观悲情的泥淖?我以为,必须换一种活法,变“悲”为“乐”——乐天、乐观、“乐此不疲”是也。

毋庸置疑，健康长寿是每个人的合理愿望。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年人应当树立正确生死观,也就是不怕死。活了112岁的老人周有光就说,“不要整天老想着怎么养生”,“整天想着养生反而没有什么好结果。”

所谓乐观,切不要七想八想,管他什么房子和票子,管好自己的身子。要有点糊涂，有点宿命，过好老天给你的每一天，过一天赚一天，笑迎谁也逃不了的“那一天”。

“乐此不疲”就是要找事做,找自己喜欢的事做。喜欢画画摄影的可以开个个人画展影展、出本画册影集;精通种树弄花的可将自己的栽培技术发扬光大;有唱歌跳舞特长和喜好的,可到社区、街道、老年大学的舞台上去展示一下才华……总而言之,干自己喜欢的事,“乐此不疲”,其乐无穷,其利无穷也!现代科学也已研究证实:干自己热爱的事十分有利于健康长寿。

换一种活法,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隔代亲

外孙说我有戾气

文 / 吴翼民

俗话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这“当事者”是我,“旁观者”乃是我的外孙。

外孙是高中生,读的国际班,两年后将远赴重洋留学，想想今后祖孙相聚的日子会变得稀少，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夫妇决定带着女儿和外孙(其实是他们带年已古稀的我们)作一次西北甘青之游，实实在在相处个十天,留存许多珍贵的记忆,让将要负笈远行求学的外孙在人生的记忆簿里记录下点点滴滴的亲情、更记录下祖国大好河山、人文历史,以毋忘根本。

一路奔波,一路观光。我自以为阅历丰裕、见多识广,沿途滔滔不绝给外孙讲解着每处景点相关的知识，譬如祁连山是甘青两省的界山啦、阳关和玉门关的相关古诗词啦、嘉峪关的历史概况以及“林公碑”、“左公柳”啦、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特色啦……外孙能认真听着,时不时提问着,当然他也会给外公外婆讲述下自己学得的知识,例如丹霞地貌和喀斯特地貌啦、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啦……这些我都知道,却佯装不知,让他一一说给我听。外孙生性内敛,诱导他多说话非常难得,好在旅途风景斑斓多姿,令他这个“闷葫芦”也大受感染、大开“金口”啦。

外出旅游其实是个“苦差事”,即便是跟团旅游也累乏难当,还有就是饮食不配胃口。西北地域辽阔,常常是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只看一两个景点,凌晨起床,有时得半夜困觉,吃的团队餐也常难下咽，到外面觅食吧,也很难对上胃口。我说是饱了眼福,饿了口福。还有,连如厕也异常困难,车行途中经常会内急而不遇厕所,便央求司机停靠路边，来个男左女右,打个伞遮掩一二，有时是路边的旱厕,苍蝇乱飞,连脚趾头也蹴不进。我与妻子不免怨艾生焉,看外孙,居然随遇而安,泰然处之,一如既往稳笃笃的姿态。

我是个性急之人,一不如意就会发急，就会按捺不住做出点异常举止，譬如到了景区乘电瓶车或小火车,我会争先一步去抢个座位;譬如排队照相，我会钻个空子先照为快;抢座位也罢、争照相也罢,多半是为外孙提供方便,可外孙就是不领我这个情,循规蹈矩排着队伍;譬如上火车吧,我抢前上车得以将行李放得安稳点,可外孙又不领我的情,报以一个皱眉的表情,就是迟迟上车,不争行李架,哪怕将行李箱放在车厢连接处也无所谓。

终于,在返程的时候外孙憋不住批评了我——从西宁到兰州已经将近十点了,接我们团队的大巴却是没有按时停靠在车站守候我们,听说从火车站到下榻饭店得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也就是说,即使大巴准时守候,我们到饭店也得将近十二点了,再者次日我们的飞机起飞时间为七点多,我们得五点起床赶飞机啊。我们一群人苦涩涩地等待着大巴。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步抢上前与接我们的地陪争执了起来,除了让他催车(对方说是堵车)严厉责问他们怎么没个准备预案，把我们撂在秋夜的寒冷中。地陪一个劲儿赔不是,我则是步步紧逼。好歹半个小时后大巴才喘着气赶到。我上车坐定,外孙直面对着我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外公,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上怎么还有一股戾气……”

我一时语塞，思前想后不得不服——“唉,‘00后’这一代啊”……

忆往昔

被让座之后

文 / 邱伟坚

夏天某一日，从公交车前门走入车厢中间,但见有一小伙见状后起身让座,本以为是让给他人的,所以并不在意,孰料他却拍了下我的胳膊,我赶紧说别别,你管你坐。但他执意不肯再入座,兀自站在一旁看起了手机。道谢后坐下,我心里却还在嘀咕:先前只有我让座的份儿,怎么一眨眼也到了被让座的年龄?虽然知道步入衰老乃最寻常的自然规律，只是每回推托一番后往往心里会自嘲几句:我真的有这么老吗?

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复杂。回想当年在下班的车厢里，人困马乏的我好不容易候到了个空座位，只是没坐上几站路就得让给他人，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挑选车厢最后一排座位方入座，以便困乏的我可以打个盹。曾记得那时抱着襁褓中的女儿上车,苦于无人让座,只好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拉住扶杆,女儿在我怀里熟睡，我竟然也拉住扶杆处在昏昏欲睡中……当时真盼望有人能让个座啊。记得有一次我抱着女儿坐在车厢中间的香蕉椅座位上，但见一个站着的乘客怀里也抱着婴孩，于是赶紧腾出点座椅空隙招呼他坐下，本是三个人坐的香蕉椅座位硬是挤上了四个人，同病相怜的众人见怪不怪。

时过境迁，随着城市公共交通的日趋完善，更由于现代文明习俗日趋深入人心，昔日一幕幕酸涩的情景早成为明日黄花，主动让座风气也早成为不值一提的事情，见人家主动让座有时还会变得忸怩一番。

记得一次我视网膜手术后不久外出,一老妇上车,门边一溜专座上又全都属照顾对象,见状于是站起身来,那妇女道谢过后说,你年纪也蛮大了,还让给我坐。我答:不碍事的,与你相比我还年轻呢。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保不准人家有着与我一样的心态,心里也会嘀咕:我真的有这么老吗?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